

德川家康

第一部 乱世孤主

〔日〕山冈庄八 著





德川家康

第一部

乱世孤主

〔日〕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陈都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 1, 乱世孤主 / [日] 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陈都伟译. — 2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10
ISBN 978-7-5442-5098-6

I. ①德… II. ①山…②岳…③陈…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168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09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乱世孤主

[日] 山冈庄八 著

岳远坤 陈都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余 晋 翟明明 张 锐
特邀编辑 赵玉皎
装帧设计 金 山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20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98-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无比的谋略，无情的忍耐

——《德川家康》序

柏 杨

德川家康是日本德川王朝（江户幕府）第一任君王（征夷大将军），他在日本混乱的战国时代，扫平群雄，开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长期政权，而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

德川家康在日本历史上已矗立起大和魂的精神堡垒，然而一八六七年德川王朝被西方世界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的巨炮摧毁，还政天皇，明治维新时，曾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憎恨，认为日本所以受到屈辱，都由他们造成。心理状态跟中国在辛亥革命时，人人厌恶清王朝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失败，尊严扫地，过去所有累积下来的光荣和骄傲，全成梦寐，日本人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竟跟三百年前德川家康所处的那个时代——诡诈、斗争、生死间不容发，简直没有分别，于是激起再度反省。日本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山冈庄八崛起，透过历史的理解，面对当代日本所处的环境，开始撰写《德川家康》，在报上连载发表。我用专门形容英雄豪杰石破天惊的“崛起”二字，形容山冈庄八，是因为他用一支笔，重新唤起迷惘中的大和魂，使日本人再建信心。山冈庄八具备雄厚的历史知识，从德川家康的祖父、外祖父开始探索，直追寻到德川家康建立的全日本大一统的幕府王朝。山冈庄八用一千余万字的日文，对出现在德川家康生命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和心路历程，几乎都有细腻的描写，而提出主旨：“忍耐！”

忍耐不是怯懦，更不是屈服，只有巨人才知道什么是忍耐，似勾践战败后，甘心当敌人的奴隶，韩信被流氓强迫从裤裆下爬过去，他默然接受，这种缩回拳头式的忍耐，一个人如果不够坚强，就绝对无法忍受。当盟主织田要求德川家康杀妻杀子的时候，德川家康毫不犹豫地立即动手，只有懦夫才

会轻率地拔刀而起，血流五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悲壮的，使烈士动容。但历史上多少政治领袖往往宁为瓦全，而等待有一天，把碎了的璧玉，恢复原状。

曾有人问德川家康：“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德川家康的回答是：“等待它啼。”大仲马在他出神入化的巨著《基度山恩仇记》中，最后一句话，就是：“等待！”这是一个奥秘——卑屈的懦夫用它遮羞，坚强的巨人把它作为跳板。日本战国时代，英雄豪杰辈出，包括丰臣秀吉在内，也只有德川家康深深领悟到这个奥秘。作者山冈庄八在德川家康精神深处，提炼出这个奥秘，指出它就是由弱转强的基因，使战后的日本人终于在断瓦败壁中站起。

孤立的忍耐没有力量，而必须发自明智的抉择，熟读《三国演义》的中国读者都记得“让徐州”一幕，刘备是徐州州长，当吕布狼狈前来投奔时，刘备把他安置在小沛，而在不久一次对外战争中，吕布袭据徐州州城，刘备遂被敌人击败。任何人的反应都会是从此跟吕布不共戴天，刘备不然，他反而向吕布投降，而被吕布安置在吕布原住的小沛，这项满面蒙羞的决策，需要无比的智慧。桶狭之役后，德川家康不但不为盟主今川复仇（为故主复仇，是日本武士最崇高的情操，否则将被人唾弃），反而跟盟主的敌人缔约，这项一反武士传统精神的剧烈反应，跟刘备一样，都出人意外，忍人所不能忍，终于才能艰苦地达到既定目标，以至作者山冈庄八惊叹他的勇气。

一千余万字的《德川家康》，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谋略、诡诈、杀机，但也充满忠贞、效命，和崇高的统一全国的理念。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因一直被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中，影响不大；而《三国演义》上的人物，却深入民心，成为影响中国人性格最巨的书籍之一。同样德川家康的风范，也影响日本，德川家康深受丰臣秀吉的信任，丰臣秀吉推心置腹，坚信德川家康是道义之士，因之托妻寄子。对于政治性的效忠，另一位曾和山冈庄八对谈德川家康的历史学者桑田忠亲，曾提出耸动人心的警告，他说：“一个绝对聪明的人，一旦发誓臣服某人，在他有生之年，绝对不能谋反。——不过，也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做。”德川家康终于负义，把丰臣秀吉的后裔杀尽。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司马懿，不同的是，司马懿是被迫自救，走上不归路，且由下一代动手。而德川家康却是主动地扫荡所有潜在敌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对美国

人过度的恭敬卑屈，曾使人警觉到不是一个祥瑞兆头。忍人所不能忍的民族，一定复兴；不是只会高叫激情口号，自陷灾难的民族所能比拟。

德川家康几乎全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除了科举制度，他写中国汉字、作中国汉诗、吃中国汉药、崇拜朱熹、崇拜朱元璋。问题是，朱熹不是一个活泼开阔的思想家，朱元璋则是一个愚昧的暴君，德川王朝终于颁布“锁国令”，中日两国遂开始共同命运，直到十九世纪，但结果却大大相异。十九世纪几声舰炮，日本解除枷锁后，短短时间，迅速成长，而中国在受到更多炮击后，迟迟未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完整国家。遂有人认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川家康的精神使日本复兴，中国却胜得凄惨，应验了古谚：爬得高、跌得重。原因之一是中国缺少德川家康这种无论崛起或没落，都贯穿着一股令当代和后人慑服的精神，也缺少把这类英雄人物介绍给国人的文学作品。

要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阅读学院派的经典著作。读《三国志》不会了解三国时代，读《三国演义》却会立刻留下三国时代的深刻印象。了解日本亦然，《德川家康》的文笔引人入胜。假如你临睡前躺在床上阅读的话，你会蓦然发觉天已拂晓，因作者使用小说体裁，绕着史实的骨骼，想象力得以充分解放，无所拘束，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民族真实的本性。

我们尊重深奥的学术殿堂内供奉的典籍，但那是另一个层次，属于使人肃然起敬的知识遗产。但是，和广大人民结合成为一体的知识分子，却负有更沉重、更严肃的使命，他们把典籍中的精华，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泼精神，用现代化的文学形式，和高水准的文字功力，烹饪成为人人都能品尝而回甘的美味。有目标、有深层含义的历史文学作品，和“说故事”绝不相同，对人民心智的成长，有很大的裨益。《德川家康》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爱不忍释的超级长篇小说，而是一部传出来的信息：日本式权力游戏教科书；在非权力场合，则是日本式商业游戏教科书。无论在台北、在香港、在内地，有一种现象是，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做生意，都会发现，日本商人精密的计算，往往只留给你仅够你活下去的利润，使你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于是茫然失措。在《德川家康》中，我们会了解，这正是日本文化深层元素，你只有在日本文化深层元素中才可以找出破解之道。

明治维新时代一度受到贬谪的德川家康，现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成为

半人半神，被尊奉为“东照神君”，作者山冈庄八长期的竭力经营，不但使这位影响日本兴衰的德川家康凸显无遗，更把承继大和精神的本质完全呈现。而山冈庄八这位作家更成为我们学习和超越的对手。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中国传统战争观念，价值连城；但是如果仅只从欣赏的观点，接触日本这个民族，也将有无限的惊异赞叹，使我们的生命，更为丰富。

目 录

无比的谋略，无情的忍耐（柏杨）	1
一 乱世破晓	1
二 嫁途风波	10
三 吉法师震世	22
四 夫人登堂	31
五 神女眼线	40
六 种天下	47
七 连环套	54
八 将计就计	63
九 小豆坂之役	71
一〇 慈母警言	80
一一 寅年寅时	88
一二 嫡庶之别	97
一三 千里逃亡	108
一四 异乡温柔	121
一五 织田示威	129
一六 战国夫妻	137
一七 坐失良谋	145
一八 生离死别	154
一九 松平马印	160
二〇 浴房交锋	167
二一 少雄惊世	175

二二	樱花洗心尘	186
二三	春雷之宴	193
二四	兄妹重逢	201
二五	莽战安祥城	210
二六	内庭杀气	220
二七	粒米日月	228
二八	人质启程	236
二九	谋发潮见坂	251
三〇	阿春受死	260
三一	绝代双骄	269
三二	八弥杀主	283
三三	无主之城	292
三四	笼鸟大将	300
三五	神佛悲肠	309
三六	再战安祥城	317
三七	雄主雄心	325
三八	归去来兮	333
三九	虎前戏虎	348
四〇	圣人之心	357
四一	尾张丧主	366
四二	狂乱祭父	382



一 乱世破晓

天文十年，公元一五四一年。

是年，武田信玄二十一岁，上杉谦信十二岁，织田信长八岁，日后的平民太阁丰臣秀吉，尚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六岁孩童。

大海彼岸，一衣带水的邻邦大明国，已至其中后期。欧洲，查尔斯五世向法兰克一世宣战并入侵法国；亨利八世已继承爱尔兰王位，对苏格兰国王詹姆士虎视眈眈，只欲除之而后快……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处处笼罩着战争的乌云。

三河冈崎城内。

虽说还是冬日，但已到了正月，天气开始变得温和。院子里伊势的东条持广赠送的那棵柑橘树上，已经挂满金灿灿的果实，芳香四溢。恐是被香气所诱，院子里的鸟雀格外多。年仅十六的城主松平广忠已沉默地凝视鸟雀多时。和煦的阳光下，去年桃花盛开时节出生的长子勘六，不时爬到广忠身前，抬头看看愁容满面的父亲。

每逢此时，阿久的心头便若有冷风吹过。阿久乃松平广忠同族松平左近乘正之女，十五岁时嫁与广忠做侧室，广忠当时年仅十三。如今，她已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她身形虽显柔弱，却亦颇有几分娇艳。若是遣退侍女，只剩下他们三人时，看起来不像是一家三口，倒像是姐姐在看护和照料着两个弟弟。

“大人还未下定决心吗？”阿久道，“您若不答应，妾身必将遭到严厉的指责，家臣也定然会以为，是妾身出于嫉妒才阻止大人作决断。”

“阿久，你为何不像他们说的那般，表现出那么一点嫉妒之意？你我当时可是以正室相约的……难道你忘了？”

“妾身没忘……但一切都是为了松平氏的未来啊。”勘六这时依偎到母亲身边，阿久抱起他，继续道，“而且，听说於大小姐乃是出了名的美人，人们都称赞她有见识，有器量。真希望大人您能早早将她迎娶过来，好让家臣

们安心。”

广忠猛然抬眼盯着阿久，年轻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怒气：“你也想让我娶仇人之女，向对手俯首帖耳？”

“可这是为了松平氏大局——”

“休要说了！”广忠狠劲拍了一下膝盖，神情激动，然后沉默不语，眼圈不知不觉红了。良久，广忠的声音有些嘶哑：“於大乃继母之女。对我来说，她既是仇人的女儿，又是名义上的妹妹。我怎可为了苟且偷生，娶妹为妻……”他再也说不下去。

阿久再一次道：“作任何决定，都要考虑长远利益。”她声音很低，却一字一顿，异常坚决。

广忠与阿久提到的於大，乃刈谷城城主水野忠政之女。刈谷与冈崎接壤。就在去年，广忠与忠政整整打了一年仗。

於大小广忠两岁，芳龄十四，姿色远近闻名。年轻的广忠倒也不是未生过一睹芳容的念头，但他只是把她看作继母华阳院的女儿、自己的妹妹，而非自己战败后被强加的可悲的联姻女子。水野忠政会晃动着他那颗肥圆的脑袋，带着阴险的笑容自言自语：“要是让於大嫁给松平广忠，对我来说可是有不少好处哩。”广忠一想到这些，便觉愤懑难抑。

“阿久，我生母去世之后，继母嫁过来，你知当时人们怎么议论？”

“这……我哪里知道。”

“恐怕你即便知道也不会说。每每想到这些往事，心中就觉得甚是难堪。”

“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广忠双眼冒火，“继母在刈谷城为水野生了五个孩子，忠守、信近、忠分、忠重，以及於大，个个容貌端正，身强体健。忠政为何舍弃为他生下那么多孩子的女人？又为何让她改嫁先父……”

阿久立刻扑到广忠膝上，道：“大人万万不可如此说话。您要是这般说，阿久我……我……”

此事中，阿久处境最是尴尬。水野忠政奸诈无情，他当年能够舍弃一个为自己生了五个孩子的女人，并让她改嫁松平氏，不难料想，他将女儿於大嫁到松平家之后，为广忠生下长子的阿久，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目前松平氏实力远逊对手水野氏。水野氏与松平氏同仕于骏府的今川

氏。但近年来尾张的织田信秀势力逐渐扩张，广忠的叔祖，樱井的松平信定等人，则企图和织田信秀里应外合，将冈崎城据为己有。故，冈崎家臣阿部大藏、大久保新八郎忠俊等人，都苦口婆心劝说阿久：“无论如何，请夫人多多担待。城主还年轻，您定要劝他答应这门亲事。”阿久的命运就此被卷入关系松平氏生死存亡的大事之中。广忠却始终未曾应允这门婚事。他深信，先父清康乃是中了水野忠政的奸计，才娶了水野氏五个孩子的母亲。

广忠看看自己身边泣不成声的阿久，望望幼小天真的勘六，突然眼睛一亮，道：“阿久，我有主意了。”他扫视了一眼周围，附在阿久耳边低语。阿久听着听着，脸上渐渐没了血色。

“你明白了？”广忠再次压低声音，小心环视了一下四周。

阿久紧紧盯着广忠的眼睛，颤声道：“这么做，太、太残忍……”她的脸开始抽搐，放在膝上的双手也颤抖起来。

“这有何残忍，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话可以这么说，但於大小姐可是无辜的呀。”

“无辜？我又有何辜？我祖父和父亲都死于敌人刀下，我终有一日亦会如此。在这个世上，你不杀人，人必杀你。有人不就是为了生存，才把自家五个孩子的母亲送给对手做探子吗……”

“嘘——”阿久打断广忠。空阔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阿久的侍女阿万。她禀报道：“太夫人从北苑过来了。”二人吃了一惊，面面相觑。广忠慌忙起身，准备去迎接继母。

“不必拘礼。都坐着吧，这样甚好。”清脆的声音传来，继母华阳院满面笑容走了进来，“呵，勘六也在。才几日未见，又长大了好多。来，乖孩子，让祖母抱抱！”广忠之父清康遇刺后，华阳院便落发为尼，法号源应。她虽已三十好几，却风韵犹存。勘六似很是喜欢祖母，喜滋滋地爬上华阳院的膝头。

“今日天气真好，”华阳院哄着膝头的婴儿，道，“从北苑过来时，顺道瞅了一眼酒谷和风吕谷，见到三五成群的黄莺，梅花也快开了，时日过得真快。不久前还与水野氏在寒风中征战呢。”

广忠略带讽刺地看了华阳院一眼。华阳院并不理会，若无其事地继续道：“广忠，於大今日晨来函了。”听到此话，阿久轻轻站起身，走了出去。“年轻女子总是满脑子想着高兴事儿。她为松平氏和水野氏的和谈而高兴。

信中哪，还猜测你的品性习惯，口气中对未来满心欢喜呢。终究还是不知道世事的艰险哪……她又明白多少人情世故？”华阳院轻轻举起勘六，大声笑道：“小勘六，比起你过世的祖父，你爹还差得远啊……如今东有今川，西有织田，甲斐有武田，小田原有北条。诸强环峙，松平水野继续争斗，只会两败俱伤，最终被人一口吞掉。广忠，这门婚事啊，可是我思前想后才提出的，你好生想想吧。”言罢，华阳院放下勘六，在他的笑脸上亲了一下。

广忠对继母的自以为是和悠然自得实在难以忍受。父亲生前也确实承认这个女人颇有才识。正因如此，广忠听到她拿自己与父亲比较，责怪他太不成熟时，不禁暗自恼恨，但口头上却道：“这个嘛，既然是母亲的意思，孩儿自然没有异议。”

“哦，如此我便放心了。其实，这也是你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华阳院直视着广忠：“广忠，女人悲哀的命运，男人终无法明白。人生浮华，生离死别，都如梦如幻。一女侍二夫三夫，不过是为了子孙代代繁荣昌盛。”

“母亲的意思……您想在冈崎城中留下水野氏的血脉？”

“不，是要留下你父亲托付下来的、我这个老太婆和松平氏共同的血脉。”

“哦。”广忠低吟一声。事实上，他对继母嫁给父亲的真实情形不甚清楚。他一直认为，一切都是水野忠政的阴谋，继母乃是被水野强行塞给父亲做续弦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清康主事时，松平氏实力远胜水野氏。一日，清康拜访水野忠政，在酒席上见水野夫人风姿绰约，不由口出戏言道：“把这个美丽贤淑的女人给了我罢。”华阳院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可卑弱的忠政却不能对清康的戏言一笑了之。由于畏惧清康，忠政不声不响休掉了妻子。未久，清康便把华阳院娶过了门。华阳院那时的不幸，何人可知？

如今，松平水野两家的实力跟当时完全调了个个儿。为了避免再生这种悲伤，华阳院希望两家能够紧密联系起来。但每战必失、日渐势衰的广忠，哪里能解得她的这些心思？

“母亲既然这般说，我就娶她过门。但，於大若是不能生育，我便休掉

她！母亲可同意？”广忠有些咄咄逼人。华阳院却微笑着点了点头，她神情间流露出来的淡漠又激起了广忠的意气。他竖起双眉，道：“还有，若是松平水野两家迫不得已再动干戈，我必将水野氏赶尽杀绝。斯时请母亲莫要阻拦我。”

华阳院又笑了：“你自便吧。”男人的世界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修罗场。在那里面，女人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便是委曲求全，生儿育女，让下一代来征服统治这个世间。

广忠无言以对，再怎么意气用事，他亦不能将方才与阿久耳语之事说出口。正在此时，众家臣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主公，刈谷城派来了使者。”大久保新八郎刚一坐下，便急切道。

“看来水野忠政对这门婚事甚是热心。”高大壮硕的阿部大藏自言自语地说着，向侍女阿万递了个眼色。阿万心领神会，从华阳院手中接过孩子，去了。

“现在我们只能忍。”叔父藏人信孝带着几分顾忌，暗暗看了一眼华阳院，叹道，“我们必须积蓄实力……而且於大小姐乃太夫人的亲骨肉，这也算得上一门不错的姻缘。”

“不，这些只是小事。我们须综观全局。”大久保新八郎直视着广忠，道：“究竟谁能称霸天下，我们必须心中有数。”

“谁能？”

“听说武田晴信时时覬觐骏府，但今川氏正如日中天，织田信秀也正以日出之势迅速扩张，足利氏家臣们亦不可轻视……在诸强夹缝之中，小藩必须避免相互争斗，力求睦邻友好，同声连气，不惜一切生存下去。”

“言之有理，现正值危难之机，婚事又是对方主动提出，真是祖宗在天有灵，帮助松平氏获此良机。”

华阳院一直在一旁，听着众人讨论，微笑着默不作声。此时她挥了挥手，道：“各位不必担忧。”

“太夫人的意思是……”

“我已劝过广忠，他会顾全大局，娶於大过门。你说呢，广忠？”

广忠满脸不快，把头扭到一边：“这种好事，孩儿求之不得。”

“恭喜！”

“恭喜主公！”

老臣们纷纷祝贺，都高兴得大笑起来。对他们来说，婚姻和女人，都是让家族存续下去的手段和工具。将女人迎来送往以化解双方的矛盾，试图在敌人内部播下自己的种子——本来高贵纯洁的男女之情，被迫屈从于生存的理性。

广忠怒从心起，不由板起脸道：“好了，休再笑了！”他暗自思量：他们一定不会觉察我让阿久加害於大的事，我岂会乖乖听水野的！他缓了缓语气，道：“事已决定，抓紧去办。诸事务必和母亲大人多加商量，以求稳妥。”

“遵命。”老臣们相视而笑。在他们看来，再也没有比这个策略更成功、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刈谷城中，水野忠政得知松平广忠答应了婚事，道：“好，我这一生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去岁秋天以来，水野忠政的白发越发多了。他让近侍帮自己拢起头发，然后差人把小女儿於大叫进来。

於大圆圆的脸上露出微笑。她脸颊到眉梢都显丰润，这一点像忠政；晶莹剔透的皮肤则像母亲。此刻，她已知晓自己将要嫁到母亲所在的那座城。

“你高兴吗？”忠政轻轻问道。

“能够在那儿见到母亲，女儿非常高兴。”

“是啊……为父也甚为欣慰。”水野忠政长得凶神恶煞，但对这个自小缺乏母爱的小女儿却格外温和。

就十四岁的女子来说，於大个头也算高的了。一双丹凤眼，乌黑的头发里露出绯色的圆润耳垂，非常漂亮。除了领口露出的白皙的脖颈，以及圆圆的肩头透露着几分成熟的妩媚之外，她尚未摆脱稚气。她的性格在几个兄妹之中乃是最复杂却又最活泼的一个，说话干脆利落，柔顺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坚强和机敏。她对父亲的理解，也超过了兄弟姊妹。

“都说出嫁最好避开正月和九月。不必理会这些迷信的说法，想到哪一日，哪一日便是良辰吉日。”

“是。女儿也这么认为。”

听到於大干脆的回答，忠政微笑着点了点头：“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对方将于戌日送来聘礼。你嫁过去之后，我们父女也就再难相见了。今日，你就给为父好好捶捶背吧。”

“是。”天气格外晴朗，春风荡漾，於大的手轻轻落在父亲的肩头。

“於大，慎重起见，我想最后问问你，你可知我为何对这门婚事如此关心？”

於大在父亲身后小心地摇了摇头，没有吱声。她心里甚是明白，却要让父亲说出，这正是她聪明过人之处。

“老臣们……不，就连你兄长们，都有不少人强烈反对这门婚事。你知道吗？”

“这些事，女儿略有耳闻。”

“他们都想趁松平广忠年纪尚轻时灭掉他，但那不过是匹夫之勇。”

“孩儿也这样认为。”

“哦？要是两家真的开战，到时候灭亡的不是松平氏，而是我们水野氏。”忠政突然把脖子扭到左边，道：“帮我捶捶脖子根儿。”他活动了几下右手，继续道：“有一事为父得向你说说。我犯了一个大错，以为把你母亲送到冈崎城便是赢了，但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欠思量、落人耻笑的失算之举。”房中格外沉寂，只有捶背的声音轻轻在室内回响。

忠政故意不面对女儿，用一种轻淡的语调，向即将被送与敌人的爱女交代最后的话：“当年广忠之父清康向我索要你母亲时，我非常生气，暗骂他浑蛋，尤其是看他不起，以为他不过是个好色之徒。虽然心里委屈，但我当时以为自己赢了。你母亲留下五个孩子，独自去了冈崎城，只要她在冈崎一日，水野氏便会安然一日。”

忠政的语调越来越激动，於大的眼亦湿润了。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於大自然甚是清楚。故，尽管她十分思念母亲，却从未怨恨过父亲。

“……在此事上我的想法并无大错。水野氏现在不是平安无事吗？但我原来的打算，乃是先将你母亲送去为质，然后寻机灭掉松平氏，我的计划却彻底失算了。你母亲乃有德之人，家臣们至今还对她心怀敬意。与松平氏在战场上对垒的大将都是她的儿女，无论嘴上宣称如何英勇，他们也绝不会摧毁母亲居住的城池。因为只要摧毁对方，就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到这里，忠政突然停下了，似感觉到什么东西滴落到了脖子上。“哈哈……没有什么好哭的，都是过眼云烟，都过去了。”

於大没有停手，只是点了点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但输的还是我。忽略了感情的策略，并非真正的策略。我因此事而受到神灵重重的惩罚。於大，你能明白吗？”

“是。孩儿知道母亲不在时，父亲心中的忧伤与孤独。”

忠政点了点头：“我确实很孤独。松平清康精通世故人情，竟将五个孩子的母亲要了去……一想到此，我便恨得快要发疯了……但这一切从今日起便烟消云散了。在这乱世之中，小聪明小伎俩无济于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毫无意义的悲叹往往都是因为自作聪明。”於大稍微停下手来。她细长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盯着父亲，静静地听着。

“故，为父决定不计前仇，真心诚意希望两家以诚相待，一致对外，这是真正的制胜之道。你明白吗？我将自己贞洁而贤惠的妻子送与了别人，为此尝尽苦头。此后不如索性将怨恨化为祈祷，奉上我心爱的女儿，以求神佛的保佑。”

於大无言，唯有默默地点头。她的手再次动了起来。忠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近年来，我和松平人屡燃战火，不是为了摧垮他们，而只想让……你嫁过去时更体面一些……你明白为父的苦心吗？”

於大深爱着冈崎城内的母亲，当然也深爱父亲。

杀人、被杀，算计人、被人算计，人们崇尚并依赖着武力，却积累了无尽的悲哀和怨恨。所谓的悲苦人间，恐也就是这些了。父亲如今就要摆脱这个世界的桎梏了。於大心想，即使为了父亲，自己也要成为两家联盟的坚实之桥。

“让女儿给父亲捶捶腰吧。”於大扶着忠政躺下，用她十四岁少女天真的话语抚慰着父亲沧桑的心。“女儿很幸福，从未被任何人憎恨过、讨厌过。”

忠政心头油然生出一股暖意。女儿看到了他心中的不安，才说这些话让他放心！“是啊。”他感叹。

“孩儿一向深得父母和兄长们的疼爱……将来定也能得到冈崎人的敬重。孩儿生来就是幸福的。”

“是啊，以你的性情，断不会招人憎恨，可是，於大……”

“父亲。”

“你不应只知接受别人的爱，你也要主动去爱他人。你想过吗？”

“是。女儿会用心去爱冈崎家的珍宝。”

“珍宝？”

“便是冈崎忠诚、杰出的家臣们……母亲在她的信函里提到了。”